澤堂集

別八

雜著 示兒代筆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五目錄

雜著
示兒代筆
追錄
散錄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五

雜著

示兒代筆

性理之義無形狀可指但當意會活看若至於曲解苟難則反晦矣朱子曰所說愈精則愈差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則聞之矣而其學無傳子思述中庸始發性命之說此曾子之所聞於夫子者也孔子贊易論陰陽變化以及性命之理而自漢以上諸儒以易爲卜筮書故其義不著至晉王弼遂竊之

始以義理解易而附會於老莊晉宋以後清談皆本老易所謂名理之學也至周張程邵之學相繼闡明以後孔門性命之說始明於後世魏晉所謂清談卽此學其時各自著說後不傳

孔子之時性理名義猶自小學中說來學者皆知之至子思之世則老氏之言道德仁義皆失其名義非失之也故亂之也子思不得不直述而明之明此所以斥彼也孟子之辯亦然

至佛祖之說出則玄妙高遠過於老氏而亂道尤甚濂溪之圖說橫渠之西銘正蒙亦猶思孟述辯皆不

得已而作也
圖說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玅合而凝周子之意蓋爲理氣一而二二而一羅整菴疑其有若本二物而强合爲一此不能活看之病也程子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此語若曲觧則有若性爲一空器而仁義禮智儲在其間亦可疑也程子本意豈如是哉
老子曰數車無車此言儘可借用以形器言則數面無面數身無身以氣言則數五行無陰陽以理言則數五常無性矣此可以類推

理氣二字經傳無訓程子曰性卽理也朱子曰天卽理也盖中國人必了理字名義故引此而釋之我國方言並與理字昧如也必須先明理字然後性道德名義從而可解也

氣卽血氣也人所易曉非別有義理之氣孟子道性善又言浩然之氣盖欲學者明此性以養此氣不詘於人欲耳今學者不本性善之論專言氣質之性浩然之氣甚者至謂理氣為一物其弊或至於認賊為子而莫之省由是異端之說不在於老佛而在於吾儒思之孔門之德行教人孟子之言性善仁義眞萬

世準的也
理氣之辯先賢之說已備今之論議必以渾合爲是分析爲非愚未知理與氣果是一物則不應有理氣兩字學者但當守其名義明理而持氣庶不墮於人欲一二之辯何補於學者身心哉
三代之士教與學而已孟子曰民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云云此先王教學之本意也禽獸之情欲知覺與人相去實不遠聖人以禮樂刑政導率萬民大旨欲

别人道於禽獸防人之欲禁人之亂而已老佛之説以上古無為為宗知覺運動為性則是固同人道於禽獸吾儒已闢之矣至於宋儒以後性道之訓大明而一種歧論必欲以氣為理以欲為性此與老佛之説其歸則一也要之性理精微之説聖門諸子所罕聞姑待學力充積上遡本源未為晚也為吾子弟者但當敦行孝悌餘力學問免為鄉人不蹈一朝之患可也

性本善而流於惡德本吉而流於凶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自其稱號當如此比如人雖大惡當稱為惡人不可謂之非

人所謂感於物而動性之欲者非性之本也聖賢欲節其情防其欲千言萬語無非此意今之學者以性不能無惡自恕人不能無欲教人吾不知其何說也王守仁弟子講道於江湖間一再傳而入於盜賊有顏山農者聚徒講書以一欲字為法門宗旨從者數百人有何心隱者以一殺字為宗旨皆以師門自處而行殺越之事連結南蠻將作變而被誅許筠聰明有文才以父兄子弟發迹有名而專無行檢居母喪食肉狎娼有不可掩以此不得為清官遂博觀仙佛書自謂有所得自此尤無忌憚晚

以締結元兇官至叅賛竟謀大逆誅死其人事不
足汚口顧嘗聞其言曰男女情慾天也倫紀分別
聖人之教也天且高聖人一等戒則從天而不敢
從聖人其徒誦其言以為至論此固異端邪説之
極致非筠始言之老莊佛之書皆有其意陸象山
王陽明雖藏機不露但熟觀其書則自有一脈透
漏處流於山農許筠之所為特未達一間可懼哉
三代學廢孔子設教自是以後雖聖道不明然且授
徒講學宗主孔門則未絶也其學雖不純然不失於
為己人才成就有可觀者魏晉以後以老子為宗三

孟初本作聖

百年後至唐而尊孔聖爲先師師弟教授者猶有聞焉此世未有道學之名皆以孔孟之學爲名矣千五百年而濂洛諸賢出著書立言大明孔道而當時學術多門皆雜佛老援孔孟而爲宗故天下學者不知濂洛之爲正宗而詆以爲異於孔孟太極西銘等書爲世所厄南渡以後趙忠簡始尊河洛自是有道學之名至朱子設教而世專以道學之名歸之其時名儒而實異端者凡六七家聲勢盛於程朱小人嫉正讒于孝宗請禁道學而使學者專師孔孟至于寧宗以道學爲僞學大啓黨錮之禍此時朝廷士大

夫太半以程朱學貳於孔孟矣
朱子傳註經書折衷百家諸弟子相與守之至理宗
世其書大行昭若日月然後人不敢容喙於道學之
謗矣

以此推之私門教授聖賢所不得已因此而別立道
學之名為世指目則學者之聞道行道乃千百不能
一二而衆責俱集此世禍之所由生也

前朝雖有明經授徒之士程朱之說猶未大行牧隱
以圃隱為理學之祖而論說不傳殆無考據之實我
朝以理學為名者實自寒暄一蠹始靜庵一時遭遇

倡道設教未就而敗亦由名太重而實不孚故也
明宣之際豪傑繼起復振己卯之緒退溪爲之冠明
戀往轍一味謙退當時羣小流俗固有不悅而指摘
者矣退溪深戒朋徒專意退修其學專以明道術辟
異端著述編輯爲務故世議無所加而儒風丕變國
家有賴矣
吾宗栗谷公出於其後資禀學識不下於靜退而加
有經濟才略旣受知　宣廟不許退去遂以國家安
危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槩欲變通弊法安民
固國以防大亂之漸而欲先和朝廷集人才然後有

所施設故便為黨人所陷賴 宣廟鎮定僅免靜庵
之禍雖得歿於牖下而詬辱彌甚迄今尚有齒舌道
之難行如此理學之名未易當也
自牛溪栗谷被斥以來京中士子以學為名者皆諱
避背違不去者金沙溪等數三人迄今宗主二公者
雖衆乃黨也非學也
柳克新者一倡放達之習作為俳優之戲而猶一邉
有講禮論學者於是士之貳於牛栗者皆歸之號為
第一名流出身則舉得清官趍附者極衆李爾瞻儕
輩皆出於其中由是四五十年來京輔間學者盡矣

嶺南則退溪南冥門脉頗異退溪門下西厓鶴峯栢潭最有名而仕官出入不復講學吳德溪健學行最高遊於兩先生門早卒無傳趙月川閒退老壽而士心不附亦無弟子南冥高弟寒岡東岡為最而聲價皆不及鄭仁弘兩岡兼宗退溪故稍異於仁弘仁弘之惡不待其誅戮而日彰其門徒皆陷於檮杌由是嶺之下道亦無學者惟寒岡為完人旅軒為高弟旅軒歿而亦無徒弟傳述者嶺南之學亦止於是

湖南則上道有李一齋下道有奇高峯高峯早世不及講學一齋弟子雖衆惟金公千鎰以節義著學則

無傳焉鄭汝立出於其後與李潑鄭介淸相應和雄豪一道爲無賴淵藪及其叛亂混被誅戮湖俗浮薄本不喜儒學及汝立敗而人以爲薦矢湖南學者從此盡矣

盖自己卯被錮之後學者潛相學習惟恐人知爲之者雖絶少而皆實爲已自勉故畢竟成就者大退溪一時諸賢是也 宣廟卽祚以後靜菴之風大根明主在上崇儒重道大臣承輔皆以禮賢下士爲名不但徵辟遍於巖穴舊來蔭路諸官皆用儒士特薦擢至臺憲其登文科者非有學者之名則不得爲第

一清顯自是爲學者殆家家有之然不久而東西分裂背師賣友詆謗四起完人盖少而汝立仁弘出於其中遺臭千古原其故則飾外徇欲者多以至於此誠僞之分天壤不侔盖如此

慕齋金文敬公兄弟以文學進而慕齋有興起斯文之志前後掌成均教胄甚勤門屛學徒所至成羣其教以小學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爲程課一時陶甄士類之功甚多及己卯作興與靜庵同志而不欲更張太急出按嶺南而終不免黨籍之厄其先見之高所守之正可知也顧其慱學文章似少守約工夫又不

自標異故後來之論以為非如靜菴心學正宗其實慕齋乃間世異人令以鄭之雲天命圖考之其於上達處未見罰欠慕齋未易當也

竊見今世亦有以理學為名者覈考所學經書章句且不熟反不及應舉待講之士其所從事不過家禮一卷心經一卷朱子封事一卷若旁及近思録朱子節要等書則高視法門矣然以此立名又有不肯作尋常士大夫之心聲名雖高實德何有

余自兒時蒙先君教導讀書持身之方甚悉惟不許從理學之門故弱冠粗學經書遍覽宋元諸儒文字

殆無所遺若資之口耳則視當世諸先生所學不啻倍蓰而身非其人安敢容議

今以文華得名動被浮薄之謗終為小人之歸則失學之悔安得免乎然設使戒假之數年從事正學今世學範則不敢效也

高皇帝詳定學制一用程朱傳註禁用陸學聖人同文之大教也　文皇之世繼述先旨命儒臣設局旣撰定經書輯註又擬近思錄例編次性理大全則程朱以後論道論學之說無不該載如山海珍藏在學者酌取而已

國朝依大明頒降以四書四經試士禁用莊老異端之學又於監試講小學家禮此是敎胄大旨非專欲使學者取科得官而已

吾意我國两班不耕不役終身閑逸但思孟子所訓卽近禽獸之一句則能無惻隱羞惡之念乎今不必遠求師門先揭大名惟守國家條制以通明經術爲終身工夫則放心可收情行可率如是足矣至於性與天道源頭之與聞則非人人所可幾及設令眞積力久而入又豈可捨經術而尋別傳哉

若夫經濟事業隱求達行如伊呂所到則尤非尋常

才質所企雖孔子弟子各有所長得聞爲邦唯顔子一人未易言也
學者但内有爲已之心欲免爲禽獸之歸姑依吾所云云則慕齋之學可師不必養高山林提數卷文字以壓倒當世也
寒暄表章小學靜庵表章近思録退溪表章心經朱子節要此數先生皆通明經術而各有所表章以爲經書之階梯羽翼非欲其專事此數卷書而爲學也
熟讀大學如掌内觀紋則次讀論孟中庸詩書之訓皆不出大學規範中雖類聚編入可也惟易經後生

未易讀姑觀啓蒙從事占法使窮理旣博然後從事程傳庶幾有得春秋經世之書學者不可不早通大義讀詩書後一讀胡傳略窺諸註不可已也唯其註觧有難通處不可不專精着力也

疾病垂死之際兒輩欲知文字工程故粗書詩文學習之方已與之尚有平生隱念於此或冀他日子孫仍吾言而有所興起者則家傳文獻之幸也

追録

我國先儒皆無著述權陽村說經論學始有著述至於精微之論未有論著有之自晦齋始然莫如退溪

之大備其提撕學者隨症施藥四應不窮精博至到懇惻切磨詞意之間能使人感動尤見其德性之深厚自朱子以後學者著述甚多率以文華潤色讀之使人意思悠泛少見契悟唯許魯齋立言近於程朱而不多傳若以退溪集繼之朱子之後則雖真西山范蘭溪殆無以過之夫心得之言與口耳不同讀者當自知之

我國學者從事經傳之外須看退溪集以爲師資則以其時近地同尤切於模範也或以退溪平日出處有所未盡爲疑此本鄭仁弘分門相攻之說不足據

也然退溪學問末年成熟勇退之節足以激厲衰俗
卽少時雖或有浮沉差過處未可以此吹毛也
栗谷論退溪多依樣之味又曰拘而謹今世學者執
此而小退溪嶺儒亦以此非栗谷以余觀之所謂依
樣者非若楊雄太玄法言假竊摹倣也朱子折衷百
家定論萬世退溪依其言學習心融神會如出己言
其所論述皆能發其餘蘊爲之羽翼此乃善學朱子
也栗谷一時與花潭對擧泛論之評後人孰爲嚆矢
非栗谷意也
學者潛心經傳專意程朱學的不可旁及異端有無

採並用意也不然則雖平生從學乃為學問中之罪
人不如不學
異端之說亦有數屠老佛之說其書自別居處行迹
與儒流不同此如境外之賊對敵不難亦未易遽為
其混幷也
士大夫有一種論議以老莊申韓為異端至於佛學
以為所言與孔子無異兼採並用而不悟者唐宋名
人皆是也此時程朱之教未明諸人槩未聞道何可
疵之
有從事孔孟之學而所論過高馳騁玄妙旁墮於佛

學而不知者程門弟子亦多有之此則可恕
自濂洛以後佛之爲異端已著矣然猶高明之士外
惡其名而內宗其道掩覆遮護心志不中自儒道視
之則譬若朝廷之上奸臣竊柄籠絡一世上下倚信
雖有一二直臣無所容其喙此今日異端之大者象
山以後諸公是也若所謂王陽明則公然詆斥朱子
其徒皆僭妄狂悖無復忌憚天下之爲佛學者亦宗
之此已在境外辨之不難也
我東國始有文字先立佛學前朝羣臣奉佛成俗程
朱之教麗末始到安文成始立聖廟鄭圃隱始變禮

俗二公雖不染佛學亦未能闡明道術牧隱陽村兼採並用之類也佔畢齋一倡真儒繼起靜菴以後道學大明牛童馬卒之外皆以佛學爲恥習俗之變不難也至於退溪懲中原禪學之懷襄講辨著述毫釐必察學者洽然從之無敢異論盧蘇齋自海中還忽爲禪學退溪大駭亦不能與之辨時以詩句挑之而蘇又答之甚峻自是爲道學者閒襟禪學實自蘇齋啓之真如朱子之時忽出陸象山也

蘇齋自少厲志苦學祖述靜菴聲名高於退溪及在海中雖不廢學憂愁之餘詩酒遣懷始讀羅整菴困

知記以為廣大精微不下程朱用其說改作人心道心傳註又改定大學章句其言皆陸王意也還朝未久卽大拜前後在相位十四年無所建明唯以杯酒戲謔度日謂之坐鎮稱為賢相蓋懲於禍阱摧剟為柔占便宜之道也想其為學志勤途遠又難中廢徑趍簡捷立幟而止其亦占便宜之道乎

象山尊兩程而學孟子外斥佛學統緒似正陰實祖用禪旨其言有不可掩朱子辨之而不竟以彼拒而不受故也吳草廬左朱而右陸其學未絕至于陽明推陸而詆朱亦不以佛為非並其文章勳業蓋一世

故湖廣浮談之士稍稍從之百年之間天下知有陽明而不知有朱學異端之害極矣同時有羅整菴與陽明白辨頗摘其失則不可謂之異學也惟其所學初從禪伯契悟又其著述多與禪旨合又以伊川朱子聞道未盡不及明道且專以自己所見高於前人但其辭氣從容不比陽明之縱悖故人初不覺其爲異學此亂眞之甚者也蘇齋初以困知記鑿竅其後肆爲異論直以爲世之儒學皆出於老佛管晏下老佛固異人之首其學已爲賊魁管晏才大固非腐儒事業所及然以孟子王伯枉直之辨當之則正所謂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之所羞道此不待辨而明者也
蘇齋欲尊陸王而自異於孟子之論何其無嚴至此
異端之術雖累變然皆理不勝欲尚氣自大苟焉而
自私前後一揆也
古之聖賢立制度明教化莫安生民如韓文公原道
所叙至矣老佛衣食其土不知功德所自詆背先王
之教不但侮弄孔子則背本害義其心術已誤後來
異學皆由此篇意思兩程明道象山私淑朱子著述
草廬誦習皆其師也而欲蹈背而出其上此豈非老
莊侮聖之風乎

大抵異端大旨尚氣侮聖一也厭煩趍簡二也以欲
爲理三也掩諱自私遁辭强辨四也行不掩言陷於
狂悖五也隐語閃閃作氣呵喝自謂有所超悟六也
特此數條歷觀老莊以下諸書則其一樣脉絡分明
可見

曹南冥與退溪同時而南冥遯世之標早著固俯視
退溪矣退溪謙冲自守絶不談人物長短時事得失
惟於闢異端處未嘗退讓見先輩名儒立言或過恐
流於異端則必力加分析而折衷之如徐花潭朴松
堂所學人不敢議而退溪辨之不置至於晦齋雖是

一代名臣而世不知其學之邃退溪表而出之與寒
暄一蠹靜庵並舉稱爲四賢當時學者心服退溪故
不敢異辭國論定矣至於南冥退溪見其論議氣習
不無後弊不得已而略容點化之語所謂尚奇好異
難要以中道等語蓋恐道之不行賢者過之或流於
他歧耳南冥門人寒岡東岡皆從退溪問學不以爲
嫌獨鄭仁弘剛厲好勝積憾於退溪及其假寵昏朝
威權震一國則敢疏論兩賢之非泥其同道鄉校從
祀者十餘年畢竟仁弘罪惡滔天八十之年伏刑都
市其忌克之論不足爲兩賢之累而南冥之學一轉

而爲仁弘迷君喪邦流毒至今不啻如荀卿之於李斯則退溪當日有所隱憂至是而始著亦可爲後學之著龜矣

成東洲悌元倜儻有大畧通明經學不事科業而飲酒放蕩時作狂態世謂之放成成大谷運養德山林徵辟不起人莫敢窺其涯際二公皆在湖西名並一世士大夫皆尚之退溪獨不之取曰大抵此皆老莊爲祟鄭仁弘亦以此攻退溪盖仁弘嘗爲報恩縣監從遊大谷有素故謂之師門今觀大谷集則有虗夫贊醉鄉記皆方外語也南冥大谷曠世高士方丈俗

離為東國箕穎不幸鑄出一仁弘汚衊清風豈不為
千古笑端乎
李清風之蕃士亭之藹遯世高栖本無學術退溪高
其風而友之稍以性理之説開之二公皆信向頗有
學力故不流於異端士亭行已詭異有難知者然有
孝友實行憂時愍俗之士也
東洲士亭皆有材畧東洲守郡邑三年遭乙卯倭亂
咄嗟集兵為一道先及其去官而卒也邑人追慕叙
其善政為一冊留傳忌日必祭祭必大小齊素幼童
稚婦亦不敢食肉至今不廢

圭亭初守抱川旋棄去後守开山嚴東奸吏忽一日暴卒人疑其遇毒然圭亭知人識幾志氣如神不應凶其終也嘗為其先塋為海濤浸近欲造山填港費財巨萬皆優行四方轉販所致山幾成而毀死後尚有餘財價值千金門人嗣其事一後而敗或言此老抱才不用欲試其幹力為此精衛之計也

東洲嘗言賢才並世事不偶然卒不一試此天也花潭南冥倣得則必速成而易敗退溪倣得則必遲成而久遠戒若為之可速成而能久其自負如此圭亭之所許唯栗谷每勸以勿去朝從仕栗谷則以圭亭

為方外人可貴而無所用
徐花潭奮起寒微高節終始理數之學追踵康節靜菴以後無出其右兩都志學之士從之者衆門人成名者亦多然退溪獨不之取者為其近於異學也今者世俗相傳謂先生有異術至於仙方秘記言其蟬蛻不亡此說雖恠誕然花潭平日論議之伎倆亦必有近似者故為方外之士所籍口也
朴可實民獻朴思菴淳許草堂曄閔習靜純李仲虎風后金惕若謹恭鐘城令皆其門人表表者
朴可實文望最高從學者亦多世上以其行身有點

累常加攻擿竟不知其爲人何如也蘇齋相公獨以
故舊相善思菴天資粹美論學無偏退溪取之草堂
主張花潭太過退溪常病其執滯累掌成均爲士子
所尙爲人雖迂以儒名終身習靜論道文字亦偏於
師門爲人恬靜有操守處朋黨之世不入是非中嘗
爲持平上䟽論 國喪禮制時議多難之而 宣廟
孝思出天斷而行之如宋孝宗當時以遺逸爲臺諫
者惟習靜此論爲有功於世道退歸鄉里以完名終
當爲花潭門人第一李風后金惕若庶人也開門授
徒鍾城亦次之皆祖述花潭而鍾城著說尤悖異見

退溪集中
南靜齋彥經洪恥齋仁祐皆從遊花潭而友退溪洪篤行君子守喪早沒南好養生旁習叅同契等書又其仕官內外頗失操持以此不得為完人
朴枝華庶人也博學能文章亦有理學之名徐起賤人也明經授徒兩人好遊山水隱於名山皆花潭門弟之流而亦頗好恠故世以朴為仙去徐為有前知之術聞花潭之風者大槩如斯
宋龜峯翼弼交遊牛栗天資透悟剖析精微人所不及詩詞絶妙世多傳誦學者亦多從之但其家有世

累而不思盖覆身居賤流而過自尊大鵝溪相位極人臣而每以短札通書外面書曰汝受拜狀其於牛栗固以平交爾汝矣以此為世所憎久矣及牛栗被斥黨人輩欲加醜於牛栗勸安氏子孫起訟起獄欲將龜峯殺害乃與兄弟家百餘口亡 命逋竄 宣廟命搜捕定配龜峯謫凞川遭倭亂得放猶大言高論譏詆時事到處户屨皆滿竊意其人有奇才絶藝而其學乃靈明之空見非有躬行心得故其處身行事如此雖非異端謂之學問則未也

朴鼎山泂字泂之庶人也勤學善誨居京授徒弟子

常數百人小學經書之外不教他書文義精密舉世莫及 明宣兩朝朝士童時則皆從鼎山學禮曹叅付軍職終身受祿及黨論分而弟子於座上談東西是非則輒斥之曰君輩欲談時論且出外聽相辨勿於吾座問難於是東人之為弟子者私謂先生欲是牛栗而未敢言作此模稜搽其言頗騰朴聞之大恨挈家東歸居原州之鼎山以歿鼎山不能文章無片言可傳然教授之廣有功於斯文不入黨論亦是高處其視龜峯所處得失懸絕當為近來庶流學問中之第一蘇齋公友之冣厚集中贈詩可考也

學絕道喪未有甚於今日湖南則士人公然奉佛沉酣酒色而談說梵筴者皆祖述吳彥寬彥寬亂人也杖死金吾而尊之者以為此前生惡業之報耳其人必作佛無疑此如三吳之人尊孫恩他日湖南之亂此亦一階也又有道士醮祭之法勳貴之家間有信奉者此又一濫觴也

朝廷學問之士崔張兩相公吾所畏也崔相自言吾平生無所長唯於學問工程灼見正脉不惑異端其論說四書義理亦似精到但未見於身心實際上發之經世之務皆是倒行逆施又頗惑於神怪想其氣

質甚下除非學問文章之緣飾則雖欲為尋常士人
不可得者也
張公天資粹美一生操持其學博約兩盡若驟見之
則孰不以為大儒也顧其論議專主陸王凡先儒訓
說定論遂節立異又謂佛學雖曰異端其學有補於
身心未可攻斥也此正吾所謂不如不學者其人雖
賢其說可闢也盖其少時欲學文章熟讀老莊忽有
契悟此誠因高明而誤入者可惜可惜
今吾子孫中如有欲為學者吾所論備矣可階而入
萬不誤矣唯君子之道不惟獨善學成之後幸而遇

於世當思盡忠奉公制事以義勿以儒者規外胡亂做去有所不合則引身而去此濂溪先生行世節度也未可遽以斯文自任亦未可以經濟求合徒取蚊負之患也退居鄉里則須訓誨後生以經書導迪若傍通文章有所著述則須專求異端不是處務加辨釋攻闢所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於世道尚亦有補哉

散録

周衰而文弊孔子沒而大義乖浮誇之說自左氏亦不免況異端老莊之說與蘇張縱橫之辯並馳者乎

其為說自不知義理是非專以利害好惡伸其私說或引証聖人而誣詿失實如孟子所辨齊東野人之語則知尊聖人而反害聖人至於老莊申韓之說直以堯舜湯武陷之亂逆之類是乃非聖自尊者也秦火之後贗書疊出亂道害正尤甚漢武採仲舒一統之論表章六經禁絕百家歷代循其道者猶得小康李唐是也反其道則大亂六朝五代是也宋儒眼無前古開口便詆漢儒而其實則宋之學術多門關洛數君子外皆是異端人君又惑之以仁宗孝宗之賢皆崇佛學若非朱子著述聖道遂絕武帝表章之功

漢儒衛道之學猶足撑拄宇宙千餘年未可容議也
今天下贗書滋繁異說肆行若非 高皇帝表章朱
學則四書五經不得為聖道之垣久矣陸說滔天而
中原又一亂此亦數也
演史之作初似兒戲文字亦卑俗不足亂眞流傳旣
久眞假並行其所載之言頗採入類書文章之士亦
不察而混用之如陳壽三國志馬班之亞也而為演
義所掩人不復觀今歷代各有演義至於 皇朝開
國盛典亦用誕說敷衍宜自國家痛禁之如秦代之
焚書可也

世傳作水滸傳人三代聾啞受其報應為盜賊尊其書也許筠朴燁等好其書以其賊將別名各占為號以相謔筠又作洪吉同傳以擬水滸其徒徐羊甲沈友英等躬蹈其行一村虀粉筠亦叛誅此甚於聾啞之報也

古書多恠說文章特奇者傳後亦遠楚辭山海經等書是也虞舜蒼梧之崩先儒亦有辨之者然以楚辭稍可據故立祠九疑流傳千古至於二女斑竹等說皆誕謾無據以余考之舜親征有苗至于洞庭過化之地蠻夷追慕為修香火有祠廟耳楚俗荒誕仍言

舜崩年實在荊楚此則近似之迹易於增衍也嘗見一說嶺南桂州有漢髙祠其前有大川本名流桂川兩岸皆桂樹花葉皆落水混流故名之而以劉季名錯號至於立祠南方滛祠如此類甚多九疑之祠何足恠乎

鄭寒岡作七夕牛女辯辭說甚正然流傳恠說不止牛女事如姮娥桂兎日中金烏至於畫入經傳此何據耶余平生不觀雜書文字間務去贋說然於桂兎等文字不覺入用况其他乎

漢以後亦有循襲誕說如嵩岳三呼萬歲本方士欺

武帝之言今為朝家大禮節良可笑也
稗家小說太平廣記之類間有男女風謡尚可觀採
其他荒恠之說聊以破閒止睡不足亂眞但有志於
學者不可費日力於此也
余自少病懶且居鄉僻觀書不博讀書不熟惟欲畧
究經傳及先儒義理之說傍通綱目正史凡宇宙間
義理是非政治得失一覽無遺則庶幾不負此生嘐
嘐之志惟此而已以此一切不觀稗書居常不作博
奕襍戲然於經書史記程朱全書性理大全等書泛
濫看過不能記憶四十以後汩沒都市遂成全廢今

者後生輩雖欲如吾所學博奕嗜好之外好觀雜書何暇從事於聖賢之書乎有志之士若以此為戒則其於讀書得力思過半矣

大學中庸文約義偹初學於此二書講究得力則他經傳路脉由此洞然讀之無難昔吳德溪健貧賤服田家有中庸一卷先下數百讀然後字字思之字通然後句句思之以至通篇思之以至有得自此盡通經傳遂為大儒退溪亦自以為不及門人有記其說者學者當取以為法也

大學格物章傳以經文知止章當之此宋元以後諸

儒說也退溪著說而非之以為知止章未見有格物
之義栗谷之辨亦然看來朱子非不知有此章傳註
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者是也後人以拈出此章自
為奇特何也蘇齋公改輯正本而亦依此說我國之
為陸學者皆是之蓋朱子補亡章說窮理工夫明白
為陸者惡其煩也

谿谷為余言格物二字不可曉其為窮理之義後人
何以測知吾所未信也余謂古人入大學必以學為
事也谿谷曰然余曰然則誠意正心致知之上有何
工夫格物字雖晦其義則必學問事也谿谷不答余

又思古今文字有不相同者詩書多説格字義雖非一必是古文常用之字也窮理字僅見於易文而今人則恒用若使古人見窮理字則無乃以爲隱晦而難通如谿谷云乎

徐花潭列書天地日月等字掛壁逐字理會其工夫亦至矣愚意格物不必如此只是學問思辨便是其事正不可以年歲日月爲程課也少時讀大學亦習字書忽悟格物如習字許多字初若不可盡記而傳書及習通數百字之後心手慣熟雖遇未見字舉眼枯筆便能傳書雖千萬字觸目即曉舉手即書雖不

才者能之窮理工夫何異於是後見或問程氏說則果有此意先格其大者重者本末兼舉知其所止則雖窮得十分之三四餘可隨遇而有得事物萬變何能預究而有定見乎

人自幼放心循欲一聞誠意正心之說則瞿然驚向固人情也至於格物則凡人莫不有已知之理意以為不足從事故歇者而厭聞若生而聰敏者已自負才智尤不屑窮格之繁但欲讀書稽古以為博不知就讀書稽古上下窮格工夫此所以學愈博而德愈晦也

誠意工夫與中庸戒懼謹獨章同一義正心工夫與中庸喜怒哀樂章同一義人雖善良無惡而喜怒不節終至意反不誠喜怒哀是害事理不勝氣故也

大學國學教人之書也所教胄子俊秀將有治人之責故其書以明德為始從各人有諸身者為本領至平天下而止但言好惡公私之辨用人理財之義此就平字上據其最難者言之耳若夫天人性命之理禮樂制度之宜未遑乎教之也古人為學工夫篤實不躐等馳外如此

中庸聖賢相傳明道之書也故自天命性道始而極

於位育之功又推之至於大德受命禮樂制度配天盛德比之大學則首末皆加二三層此非人人所預聞也唯是下位傳述兼明士君子處世處變之義如素位而行明哲保身等語皆有感於所遭之世因以著訓垂戒學者尤宜深翫

論孟之訓不出庸學閭架世所誦習余所好者集註字字有義如論語註哭則不歌章註云哭謂吊哭若非吊哭則必是親友之喪無同日先哭後歌之理故特釋哭字其義已明浴沂章註浴盥濯也盖因韓文公以裸浴為非禮欲改浴為沿故特以盥濯釋之不

然則哭字浴字非難解之字初不應擧論也
凡讀四書集註須先於字釋處勿爲放過反覆叅究
雖一字而累釋各有其意思而得之亦易記憶也

澤堂先生别集卷之十五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六目錄

雜著
祭式
祭饌
祭儀
家誡
遺戒
遺戒數事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六

雜著

祭式 乙酉年立川西祠堂後手草以授子冕祭式二字非自題也

家禮本非古禮雜以時俗常時之禮兼國俗禮自好今略參酌爲圖

時祭

盞稍近北

麵　盞　盞　餅
麵　羹　飯　餅
醋菜　魚　炙　肉　清　蜜
湯　湯　湯　湯
醢　沉菜　細葅　清醬　生菜　熟菜　佐飯
醢　果　果　果　果　脯

先設餅麵蔬果降神
後進飯羹及湯炙

祭饌

四時祭考妣共一卓

飯羹餅麪各二器果五器(内油果或一器二器随力爲之而勿同色勿高)(排水正果乾正果同品)脯醢佐飯醢熟菜生菜沈菜清醬細葅醋菜清蜜各一器魚肉各一器湯四器(内魚肉相半)

炙一楪三獻(初楪五串亞終各二串)酌三獻侑食

春秋祭依此式夏冬果三器(内除油果)除魚肉炙一楪五串單薦

忌祭

飯羹以下同時祭除魚肉別設素湯二器果四器

炙三獻內初獻五串亞二串終獻別設素炙餘同○考妣忌餅兩色各二器麪則水曼頭昌麪中亦两色

墓祭

飯羹以下同祖考忌祭品炙七串初三亞二終二串寒食秋夕依此式正朝端午果三器湯三器炙五串單奠

山神祭

餅麪脯醢各一器蔬果各二器湯二器炙五串

朔望奠

果脯湯炙中各位一器有新物兼薦

正節日奠
正朝每位餅湯曼頭湯各一器果三色脯醢各一
器炙一楪三串
冬至每位餅豆粥各一器果二器湯一器炙一楪
二串
俗節日
上元藥飯
三三日艾餅
燈夕松餅
流頭日水團

七夕霜花之類

重九引餅

各餅外果一器或湯或炙各一器或用素湯流頭薦

燒酒重九薦菊酒朔望以下皆單獻

右節日兼薦時物果湯隨所有添一二器亦可

薦新之物

大小麥 稷 稻 粱 青瓜 甘瓜 西瓜

東瓜 茄 蘿葍 蕨 杏 櫻 梨 柹 棗

栗 石首魚 葦魚 魴魚 銀魚 青魚 俊

魚 蝲己上正薦 粳米 蕎麥麵 新芹 早韭

海紅 朮芽 當歸 柑 橘 柚 林檎 山杏 緑李 丹柰 訥魚 洪魚 鰱魚 銀口魚（已上別薦或於朔望節日眞隨所得用之）

祭儀

時祭

依家禮卜日先告祠堂如家禮儀但不用占法檢曆日隨便擇日必於仲朔上旬內而有故次旬下旬退定二月則用初三日先妣生日五月則用先考生日非有故勿易此先考遺意齋戒具饌滌器等事如儀○設饌不得盡如家禮儀只依先世所

行之儀盖參神降神三獻侑食受胙告成辭神如儀唯祭酒進盞還盞似煩用瓊山儀只獻時擧盞加額小傾後加額而進侑食在位者皆再拜

忌祭

如家禮儀考妣合祭祝文如式不必別擧某位忌

墓祭

一如家禮儀不用燭不用祝從俗可也勿用茅沙酹酒於地

山神祭

盛器豐盈爲主不可盡用象生事人之儀逐墓祭

神似煩合祭一處所盛務豊

朔望

啓櫝箪獻如儀餘告祭同惟俗節勿啓櫝

薦新之物

正薦則趂時求買如禮不及薦則遇其物不先食唯在他處則一再見而不食三見後食之别薦之物不必求買隨所得用之遇而先食亦無害以異於新産之易得也

不肖平生居止未定祠祭未備亂離如此不遑講禮且從先祖時儀節略爲損益其無害於義

者存之如故唯所欲為而未遑者九月禰祭也欲已而未已者端午正朝上塚也又祠堂主位坐蓋而已未及作櫝今謂啓櫝者去蓋而已非禮所謂啓櫝也然啓櫝出主則坐蓋並去別於椅上置褥席奉安如今 宗廟式也子孫得時有能行之者當知我意如此也

家誡

士君子居家惟禮為大朱子所定冠昏喪祭四禮視古已約視俗又儉若一切倣依則不惟理得而心安可無末俗許多侈費（古禮存者文繁難盡從華俗太侈故費多滯）凡人亦

知此禮易行特以其儉節處或取譏謗也若常時恭敬持身以為本則無此患矣

吾內外家世喪祭之禮則致謹矣先府君服王母喪講究葬制甚詳密仍推之祭儀務稱有無而不失禮意草一冊子未完而捐世慟矣今遵先府君遺意斟酌時宜以爲家法凡家禮所載常行儀節則不復舉論只就捨俗從禮關於義理之大者論其損益且於禮當行而因循俗例未免苟簡者並著之

冠禮雖甚貧陋無不可行瓊山儀節最好此男子成人之始不可廢也（侈請客重贈幣非貧力所宜壺酒紙幣亦可）

婚禮國俗最陋先正講定亦未及本日親迎之禮今宮家則當日親迎而儀文不古侈貴又多士人家所以難行士大夫家婚翌日始延見新婦厚給禮物其費什倍于從禮陋且濫矣若一從家禮則合兩日為一日事簡而易行也奈婚家不肯而余常時不能以禮自處為世所輕目循苟簡不能强婚家以必行不能無望於後人也崔大憲伯振常講禮行之而俗人譏議此由其人不重也俗習近於禳法者多宜痛禁斷

以此推之雖不得卽日親迎其間謬誤之甚者可一掃絕也牢禮既行於婦家但延婦受贄不可再行牢饋告祠醮戒之節不可已也

講命定婚最為無據世傳陰陽書甚無應驗豈可恃此定婚世俗因此必改粧星甲移易年月大禮之始先行詐僞决不可也但問年擇日若議婚而未能歸一則卜筮决最為順吉可驗也吾家以不講命甲故多見前却一家病之然畢竟昏家無後言遺憾此為順且吉

同姓不婚自周而始我國國婚亦然宣廟欲卜李姓某宰而廷議皆不可而止其後華人見鶩溪漢陰同姓為翁婿非之曰汝國此事尚夷風也而士大夫家但別同貫而娶之東國褊小人家所認祖系遠不過二十代遡而上之安知非同出於一也至於外族妻族則雖遠不取所拘者多也先府君始議不婚同姓

而我國李姓過半避之甚妨然終不婚不肖遵而行
之後孫當知之
近來國俗又一變男婚侈於女婚新婦所受禮物甚
者價費千金貪侈之風極於是矣貧家慕效力不從
心則不卽迎見新婦失禮之中失禮尤甚男子娶婦
只為妻家榮觀本家父母久不見婦面則親迎之意
安在至於繞客內外雜沓塡咽如市有何裨補子孫
貧窮則自當不得為然深知此意勿以不同時俗為
恥則亦當有辭於婚家為教於新婦也
自 先朝以來士大夫從事學問必先講論家禮一

部學力不足者止於是故先輩名人著述可觀者家
禮問答最多且偹聚而觀之則禮文之變無不該矣
唯是衆說漸繁曲見鑿智至於喪禮過於謹慎欲牢
固久保而反失之吾家向時亦惑於其說一番做錯
雖悔曷追今者只舉無據數条以為後戒且不學禮
之家專用俗禮有違神理吾心以為切害故亦舉數
條以為遺戒欲自吾身始子孫雖以儉損為恥於俗
若以遺戒從事則知禮者或有取焉未必不為世範
之助也
周制棺七寸槨如之天子七重則以今匠尺較之乃

五尺也諸侯以下降殺以兩一棺一槨之厚猶是今
之匠尺一尺也聞之古老匠人我國好品松板一板
可五十餘年不朽吾亦爲遷葬多見人家遷墳啓葬
其朽不朽之遲速雖係於土品燥濕大抵我國松板
皆美材也唯是棺制甚薄四面則二寸半上下盖僅
三寸近於墨子之制誠可寒心其言曰棺木非黃腸
則皆易朽只令壙中濶大易於崩毁專致力於油灰
石灰松脂等物此深思極慮私意反惑之蔽也
秦漢之際壙中深濶如大屋子至於宋其弊猶存先
儒以此爲戒今之壙制過於狹小比之生居束隘甚

矣近來創一新制欲倣朱子灰隔之制而築灰之後抽去隔板又不用外槨徒以三寸之棺置之於築灰窽內引濕成沓灰棺皆傷此王毋墳啓遷時所親驗者也以理推之孟子所謂毋使土親膚乃葬之大吉也石灰雖堅雜以沙土均是土也只隔一棺板不幾於土親其膚乎人之骸骨不過百年而盡矣過此以後雖金棺石槨猶空器也石灰之化為石槨松脂之化為琥珀有何益乎以此思之先王棺槨之制可謂得中宋制猶未免於末失也

近來葬法尤不可說壙底不築灰土者幾六七十年

初本謂作爲

大抵風水家妖說而先自 山陵始 山陵石室之制未知廢自何年而創此制也然壙底猶有炭灰不全是土也頃年詒 昭顯之葬壙底並炭灰不用只以茵褥鋪土上上安梓室踈漏甚矣孤臣晚起不早知此禮之失不一爲 國家獻言今不敢私議士大夫之葬舉世皆然不忍不言言皆不信唯白洲白江二公從我言如家禮築底云嘗與一士人論此事其人苟難以爲壙底並築則地氣不通棺木易朽余以謂今以材木積於宇下地上則不朞年而木心易腐二三年則爛不可用今以棺板置於生土上地氣上

騰上有灰隔之覆其蒸濕必倍於宇下地上以此恃
爲不朽非愚則妄也其人曰正穴得地則生氣吹嘘
雖無棺槨屍體如生不可以死灰土隔之也余歎曰
此風水妖說創此非禮之本意也正穴真氣安得入
人葬之地理家以千里山勢為大地其言曰千里来
龍唯有一穴我國山川縱横計度想不過大地數十
穴從前術士所言亦然其不能家家得之必矣其人
復曰聖人不用石槨壙底築灰化而為石則風水必
無驗矣余笑曰若使石灰能遮斷風水吉凶則今之
士大夫墓山龍虎案對皆無其應只有一穴之應何

不於五面並去灰築耶其人內沮而外不服者以已
往葬親大事做錯無及故也自達者視之則死不如
速朽一棺足矣今者五六十年之間士大夫聚首講
禮死喪之際傾家營辦以孝聞者多矣究其末秒所
成就則不過以三寸棺置土上全不念其速朽反不
如墨子之純乎儉也

近來貴勢之家用杉木棺其木出自北青以北極寒
之地非中原所謂杉木也家禮所謂油杉土杉乃朱
子諱松字代稱乃松木中之俗號別稱也爾雅云杉
似松中原南北家家所種乃冬青而性直者松之別

種也今所稱杉木則全不相近雖以堅剛不朽爲貴
卽不知其何名物又不知土中埋着如何强號爲杉
而用之則亦惑矣士友家不計險遠必欲致之遂爲
關北巨弊可嘆哉

俗制棺縫塗漆布又以油紙加塗入地之後蒸濕墮
落無益也吾家自遷葬時知此理但用漆膠其縫隙
不用布紙塗也

冬月死者俗制必以厚氈裹棺細切藁草埋棺如丘
以爲防凍也余嘗疑其不然然不免隨俗用氈後
與南陽居士夫治姊子喪聞南陽野人生時預作棺

置于廳側冬月則以藏生柹其上盖鏬隙則不甚縫合而其中甚暖柹至春不敗以此知俗禮之陋也

俗禮於棺內厚塡衣服使之高出棺上加盖之間猶五六寸或令數十人登踏或挾木弩引而後方得合盖此必有胷摧腹陷之患先輩有筆之於書者矣貧家衣服多着綿絮雖不妨一二寸厚壓貴家則衣服皆單裌錦段豈以厚壓而分寸減殺也其意本欲防行喪翻屍乃歸於毀屍之慘俗習之謬至此可痛

推此思之壙中灰隔堅密固不容螻蟻穿入至於地中本有螻蟻處則雖極密之葬猶不免為害家禮乃

以一片脯恐生虫不許用古禮之義則違矣至於石灰用榆汁堅凝乃自古匠人經驗之方而以為榆汁恐生虫不用知禮家皆用湯水退溪先生嘗非之矣余再度經驗用水築灰者堅凝不及榆汁古匠所傳不誣也

先儒極稱炭灰之妙今不用者亦惑於風水說也朱先生用炭灰以石片為槨以藏其長子我國崔處士賁宅作石槨葬親用朱子此法也殊不知石片久在地中必引水脉朱先生恐未及經驗而為也先生之葬則不用石槨蔡九峯黃勉齋必慣聽先生定之論而

然也後人求異於衆拈此一段以爲法豈不謬哉
我國水土淺薄雖高山上處處有泉脉況平地乎前
朝術士必有所見覆墳高厚而用穴甚淺其不蹈水
患必矣我國以深葬爲固不計水患亦是術士庸昧
而然今則術士好用窩穴鉗穴見水而止者太半或
因事改葬則壙中爲一井棺槨沉焉盖水性常趨於
窪下地底既已穿壙近處水脉春夏時泛濫而入非
異事也風水愚妄之說此最切害必須用皁用麓深
不過七八尺外爲溝道專防水患可也
喪祭據文公家禮少無所歉國俗爲人觀美最多謬

誤不能盡於幽明死生之際此豈人子必誠必慎之
意乎陋哉
自初終襲奠至發引遣奠有上食而無祭獻者不忍
遽以神道事之也殷人既練而祔周人卒哭而祔孔
子善殷曰朞而神之人情也況於初終遽行大祭乎
初四日成服因朝奠入哭而退乃禮之正節也今者
設為大卓祭品油果四行庶品稱之殊可駭也
題主設奠本無禮文但奠一酌讀祝告以神返室堂
之意是憑是依之下無謹告尚饗等語則其非祭奠
明矣祝史未暇置板于床懷板而奉主升車卽為啓

行者猶慮其神魂或安於墓次也今者盛設祭饌上
食獻酌與祭於室者無異俗禮之失莫甚於此仁人
孝子反而思之必不忍爲也
喪祭莫重於虞虞降神三獻自此始所當致謹者在此
而以其家内所行故反不免草率此亦當深究其義
而不可忽也
三虞而卒哭卒哭而祔此五祭最重宜專力具饌務
爲豊潔以重祭祀之始
我國常時祭祀忌祭豊於時祀墓祭至於四行此亦
末安忌祭子孫之所追慕也時祭神道之所當享也

朔望奠雖微時祀之屬也節日薦雖切追慕之屬也以此思之則輕重可知

天道變易神理感應因其時而祭之乃屈中求伸楚辭大招註有此義可不謹哉春秋兩祭為重夏冬次之貧則以飯羹時物行之足矣

家禮不言正朝履端之祭而朱子以為不可不行吾意此是 國家祭享首月私家行大祭恐不可唯例行奠禮則不可草率也大抵正朝奠祭既重是日上塚似非禮端午暑節飲食腐敗尤非上塚之時此兩日上塚嶺南士夫已不行同鄉成判書泳家亦不行

吾亦末年定論欲釐正之而不幸身世桯杌祠堂在鄕旅宦不止四時祭眞不能躬行如禮何暇及此子孫有能一從禮文者依我定論只行春秋兩祭于墓正朝端午則祠堂行事可也生忌之眞先世行之其祭甚煩先君以爲難行遺命自吾身後勿擧而於父母則子女等情或未安吾夫妻生日適當仲月以是日行時祀或行薦獻于祠堂自無虛過之歎故今以二月三日五月十一日行時祀本先君意也大抵生忌之祭時俗已多不行禮已正矣吾身後則勿復致念只擇日行祀

凡祭祀降神節次最大其次則必有魚肉腥膻之物
有降歆之理先君以爲牲牢難辦庶品易克雖蔬菜
可爲唯炙楪戒國生人所尚以此擬一牲豆致豐可
也此意當知之
欲盡祭祀之禮須先思鬼神之理常以如在爲心然
後禮文可依而行明則有人物幽則有鬼神古之人
一生從事事神治人兩道而已今則事神之禮自公
家已怠鬼神之不饗福祐之不降久矣祭祀之鬼神
與陰陽鬼神不同須知無中有物屈中有伸其理其
氣有必然者自古聖賢制爲宗廟禋祀以享以格詩

書禮記昭昭備載决非虗無假設不必講求玄微惟篤信敬事而已

巫之降神愚俗所惑士子則一向麾斥不信此皆不窮理之過也巫實降神周禮有司巫氏易言史巫紛若漢時園寢置巫此與用尸童同一理也後世用尸禮廢而巫亦不復為祭祀之用自作淫祠禱非其鬼然後巫為有禍而無福不可近也然其潔齋盛服鼓舞降格明有其氣知其亦有感應之理噫彼求以非禮而尚能以無感有况我以子孫之身求祖先之來格寧有不應正宜因彼驗此專意致潔盡誠以求之

未可以巫所致爲虛誕也若以巫爲靈異勝於平人
使之致神求福則彼所挾者邪鬼而雜亂於家內必
大致灾孽崇奉甚則必有久遠絶滅之禍祖先神靈
反爲其鬼所瀆亂不安享於祭祀尤爲害理
吾家本不尚巫鬼又遺令喪事勿用巫之戒已丁寧
矣然於祭祀必致誠從禮然後妖術不得入所謂君
子反經而已經正則斯無邪慝是也
供佛追薦天下所共溺我國之俗先佛而後儒其事
甚盛至今呼忌日爲僧齋是也然自行家禮成俗佛
事永絶凡稱兩班家則雖窮鄉至微者亦恥而不爲

習俗之變豈難哉然佛事時舊習猶有存者以油果爲上豆是也今所謂祭床自四楪至十六楪自高一尺二尺至十二尺加以彩花謂之大卓公私通禮也私家四時祭品亦恥於無油果此有何味徒爲觀美於享神末矣禮庶羞不加於牲況油果乃蜜餌麪食之屬一楪平排與他菜果平等可也先輩名儒難於遽革以只存一楪爲戒吾則從家有無有則只設一楪若有時不備油蜜則一楪亦不設矣抑恐於喪祭侈大循俗故亦遺令勿設古人以薦所嗜爲孝油蜜果吾(癸落平字)生厭食盤中有之則他品皆若不可於口

幽明豈異也耶
墳塋之制別有戒令在啓山志中可遵而行之也惟
是我國末俗作事不牢以外視爲美雖 園陵之築
歲歲崩毁其於古者不修墓之義安在耶甞見國初
先世墳塋其表識文字刻畫皆拙朴違禮而至於築
墳則高大而堅固塋域則方正而平曠與生居相稱
優於今之奓制質之勝文也如此此不可不法
人家事神止於祭先此巫事所以昌也土地祭竈在
於禮書先儒行之若盡誠行此則巫風可禁也如有
疾病憂患或禱于祠堂及兩神亦可

所貴於行禮者爲去其非禮而一於古禮也今之家禮亦古禮也儒者非不服用而乃以鄕俗婦女陋習謬例錯陳其間正禮則隱矣今吾垂戒者正欲去其非禮而一用程朱之禮亦畧存時俗所長先祖所行以爲定式此外俗禮害於倫理不可用也若禮之變者朱禮之外國中先輩講說備矣然須不失大節目正禮法然後變禮可議也

遺戒

誌文後添書卒月日並記子孫及山向葬日兒輩自爲之

初本註葬字作俗

葬勿用石灰我國之葬不築壙底灰土雖厚葬猶薄也但用厚擲毋使土親膚

祭勿用油果油果乃米食之類一豆平排與他果脯同乃吾祭法若四器高排乃僧法不可用吾喪祭別當從儉尤不可

勿求挽詞本非禮文又爲罪人即葬山足非如道路畧用儀物之比也

勿爲碑表已自誌且有墓制遺文

勿作巫佛事佛事自先世不爲吾自曉禪理益知齋供之誕○巫法失道禱非其鬼使死者魂魄睽乖有害於祭祀故也但曰巫能致神的知無中有物子孫自以己誠潔齊思慕專精祭祀則鬼神必享矣○古者祀必巫降神漢初圖陵置巫猶古意也今之巫則挾邪鬼出入人家幽明俱受害其有靈異者尤可畏戒之遠之

棺內勿入錦繡衣衾貧賤俱非禮斂用深衣

勿用俗禮如成服題主只可一酌而今皆用大祭品最不可○漆布油紙塗棺壅草埋棺盖棺時厚積衣衾翣引合縫等事皆謬妄

凡喪費從家有無得禮成而止決勿分外苟求資益於人使遠居人不知葬日可也

家禮備於宋矣但後人多曲解贅見葬法尤多可疑如朱子用石片作槨以葬長子在家禮註似爲定法而石片久在土中必引泉脉此雖先儒說不可從況其他乎惟周魯之禮遺意尚可考通幽明之故達死生之情行之無難事家禮所取者皆可行此外皆俗禮多費而越禮凡吾素定可百代俟

聖子孫遵行永爲世法誰得以禁之其不能爲者
誠敬不足畏人浮言而然可不念哉
吾遺戒一從家禮而勿用石灰者方在大罪之中無
可以自貶以葬也然葬用厚槨則勝於世俗單棺地
上之置無所損也若後子孫則自當如禮窆葬不可
視戒大罪人爲禮也

遺戒數事

沔川曾祖墓祭自乙卯年告于門中除忌日輪祭兩
宅分兩節祭墓則恰當忌祭之數請以定式兩宅皆
許之而其後內禁衛宅則樴機兩兄皆不行監司宅

則吉州宅亦不行惟旋善契落宅字以其鄉庄奴供辦四
名日皆祭此非吾定式本意又以宗家專責於旋善
宅皆不可之大者吾與正伯相坊正伯不以爲難故
因循至今極爲未安其處有祭田一日耕庄奴受以
耕食此可當一二位祭用每欲加給新買田一二區
爲後日永業其處人不相接無由買賣此吾終身之
恨吾三兒尚未識墓地殊極無謂吾身後須專以此
爲大事留念往來經營則庶可成矣但於兒輩已爲
四代先塋雖續續送物助祭以終兒輩之世亦可墓
祭不可永廢過四代則一年一祭事如此處之規

渭岸两乳母墓一年再祭不過一飯須終夫人之世
勿廢
外曽祖祭在兒輩之世已遠不可祭惟戒外王考澤
被外孫此處奴婢田畓多從外家来而其家孼子奉
祀朝夕流亡憐不忍言外王考墓祭春秋使渭岸奴
致物汝輩亦着檢終兒輩之世可也
農兒墓祭終父母之身已載於誌文汝輩之時勿祭
床石埋置可也床石非我意吾出去時家内有石工買安云
輪祭非古也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禮也但戒國
之法宗子與諸子析産無大異徒責於宗家亦何以

各盡追孝父母之心乎先輩禮法家亦輪行大抵忌祭墓祭所備祭品也吾意忌祭可以庶羞助之墓祭可以輪行相議爲之可也若女家則與男子不同例有拘碍憚行吾家則不得輪行兩世矣女子家有誠心者或助忌祭品物則許之爲可忌祭非但吾二人忌也祖父母忌祭亦可助也所謂品物乃果實乾生魚肉無過二三品支子一年二祭助送不如令者宗家檢督必行勿闕女子從其願力勿爲督致若子孫致位富貴者必自爲奉先報本計不必以支子爲拘常助祭爲可若世俗所行家貢酒餅之規行之無節

次虛設浪用歸於奴婢呷食可笑支子親祭奠獻者
尤不可爲宗家禁之勿受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六

[illegible]巡撫

八